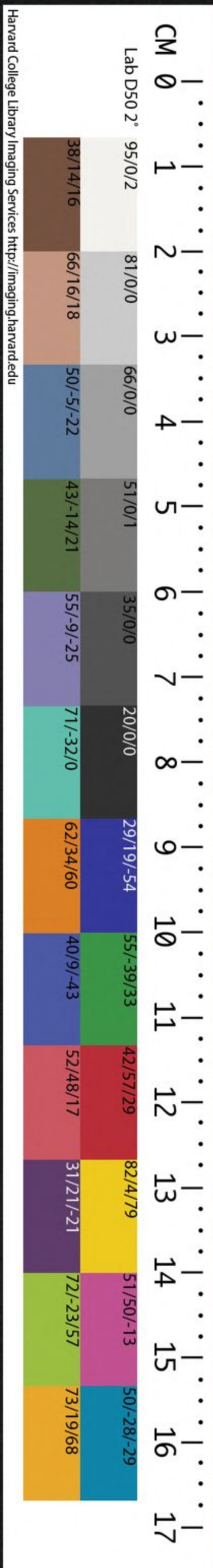


T 2512/492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5 1941



鼎錄葉太史彙纂官板鑑綱卷之二十一

塔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東漢紀

孝冲皇帝

諱炳之字曰明順帝太子也在位一年而崩葬懷陵按謚法幼小在位曰冲

綱乙酉永嘉元年正月帝崩梁太后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子纘至京師。纘皆章帝曾孫。蒜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公卿皆歸心焉。而纘年八歲。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纘出南宮。即皇帝位。蒜罷歸國。

尹起莘曰。置君大事也。必廣謀從衆。然後皇極神器得所。付託今清河渤海同至京師。公卿既皆歸心於蒜。而冀乃貪立幼穉。違衆獨行。是九五大寶乃私門之物。爾冀一時勢熖。可畏若此。其狠愎自用。直情徑行之意。不隱然見哉。

鑑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為惡者。逐一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

天下咸望治平

綱初順帝時除官多不以次固奏免百餘人此等遂作飛章言固

離間近戚自隆友黨冀以白太后太后不聽

孝質皇帝諱纘之字曰繼章帝曾孫渤海孝王之子冲帝無嗣梁太后立之在位一年為梁冀所弒而崩壽九歲葬靜陵

按謚法忠正無邪曰質

漢詔郡國舉明經

綱丙戌本初元年夏四月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者歲滿課試拜官有差自是公卿皆遣子受業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綱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扈竹籬也水居者水未至先作竹籬候魚之入水退小魚獨留大者跳跋籬扈而出猶言彊梁也冀聞深惡之使左右置毒於

煮餅以進帝苦煩甚召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煮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窮詰案也舉劾

也侍醫議立嗣固與胡廣趙戒先與冀書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群議令上應天天下合衆望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

國之興衰在此一舉

此一舉

乃召百官入議固等及杜喬皆欲立清河王蒜冀白太后策免固

迎蠡吾今保定府蠡縣侯志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聽政

李固古之善人

袁宏曰若李固者幾古之善人也將立昏闇先廢李固李固若存則明主必建而天下弗違也古之帝王恐年命之不長懼季世之陵遲故選群臣之善以為社稷之寄嗚呼善人之益豈不大哉

朱穆戒梁冀

綱大將軍掾朱穆戒梁冀曰願將軍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為皇帝置師傅宜得小心忠篤之士與之參勸講授

朱穆薦種暘

又薦種暘樂巴等冀不能用

胡寅曰人臣之罪無加於弒君李固身位上公親聞質帝食餅腹悶得水可活之言而見梁冀斬不與水之事當即時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大會庭中推舉尚食窮問崩故可以立得罪人致于廷尉凡與謀者殺無赦焉白建明德策立清河不崇朝而漢祚復隆天下定矣計不出此方且伏屍號哭一再致書比三日間冀策書已立則雖有仲尼之智周公之才亦無及矣吁可嘆哉

尹起莘曰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以國為無人烏有大行晏駕明知鴆毒致禍而可付之不問者乎李固杜喬諸人忠有

漢書卷之二十一

李杜不明春
秋之義

餘而識不足不明春
秋之義死而無補也

孝桓皇帝

諱志之字曰意肅宗曾孫初封蠡吾侯質帝無嗣梁冀立之在位二十一年崩壽三十六葬宣陵按謚法克敵服遠曰桓○是時梁冀雖除五侯肆虐賢人君子忠憤激烈卒成黨錮之禍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是之謂乎

正色無所回
撓

杜喬朝野倚
望

丁亥建和元年六月光祿勳杜喬為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

氣群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綱秋論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及宦者劉廣等

皆為列侯杜喬諫曰陛下即位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

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綬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

言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綱九月京師地震杜喬以災異策免會劉文等謀共立清河王蒜

蒜貶尉氏縣名屬開封府侯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與文交通

收固下獄門生王調貫穿械上書趙承等數十人要鐵鑕詣闕通

吳祐爭之不
從

李固遺書胡
廣趙戒

訴太后赦之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其終為已

害乃更奏前事長史吳祐爭之不從從事中郎馬融為作章表祐

謂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固遂死

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漢家衰微從此

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

義得矣復何言哉廣戒悲慙冀使人脅杜喬使自引決喬不聽收

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固喬尸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郭亮未

冠左提章鉞右秉鐵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董班俱往臨

哭不去喬故掾陳留楊匡號泣星行至洛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

吏守護尸喪積十二日詣闕上書并乞二公骸骨太后許之匡送

喬喪還家葬訖行服遂與亮班皆隱匿終身不仕吳祐亦自免歸

卒於家

楊匡星行至
洛

李固殺身成仁

李固社稷之心

李固之失與楊震比

李固昌言至計

李杜不達大臣之義

吾儒進退之良規

孤鳳鳴于衆梟之中

范曄曰夫稱仁其道弘矣立言踐行豈徒徇名安已而已哉將以定去就之槩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也夫專為義則傷生專為生則害義專為物則害智專為已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上以殘闇失君道下以篤固盡臣節而死之則為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為求生以害仁也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耻夫覆折之傷任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胡寅曰古之君子有不願受知公卿者既名知已則義難中絕於是進退死生有不合乎禮者矣李固之失殆與楊震比歟又况梁商之賢不及鄧騭而固終身為其從事至于梁冀頑黨凶暴繼父執柄固尚居鼎鉉遲回不去豈非恃門生故吏可久于位耶雖有昌言至計崎嶇獻納竟無所就以陷危禍忠則忠矣仁則吾不知也尹起莘曰李固杜喬之死誠忠於漢者然冀負弒逆之誅二君不能聲其罪於天下隱忍而死故綱目皆不書其故官者哀其不達大臣之義也趙弼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寔吾儒進退之良規也是時孝桓昏弱賊冀擅權寺人相煽為惡漢室紀綱已壞二公抗節而不思引退徒以孑然忠直之身與群邪凶惡為敵正如孤鳳鳴于衆梟之中豈能勝惡聲之鬪哉

荀淑博學有高行

固膺師荀淑

朗陵神君荀氏八龍

今日得御李君

鍾皓薦陳寔

鑑已丑三年朗陵今汝寧府確山縣侯相荀淑卒淑少博學有高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宗師之在朗陵泣事明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儉緝靖肅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膺性簡充無所交接唯以淑為師以同郡陳寔為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劉鳳曰夫龍神物也時而泥蟠時而天飛凡以奮靈德而澤蒼生故稱神耳荀氏何人顧奕奕焉以八龍稱哉爽又何人顧焯焯焉以無雙稱哉藉令其審出處之機時不可為則潛于深淵大澤時可為則超而佐天子霖四海奚啻龍之屈伸惟時也奈何爽也于董卓之召隨即赴焉未十旬而取卿相當是之際爽年已黃髮矣曾不辨此且居位又悠悠唯唯畧無寸樹惡在其為龍也胡以得此聲于穎川問哉得無乃商陵君之陵鯉也者夫亦好名者交相標榜務在矜衒之過也黨人之禍從此釀矣倘所謂戰野玄黃之備乎

綱寔出單微同郡鍾皓以篤行稱九辟公府年輩遠在寔前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太守高倫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

鍾皓薦陳寔

陳寔終無所言

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倫從之。中常侍侯覽託倫用吏。寔懷檄請見曰。此人不宜用。而覽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乃謂人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由是天下服其德。後為太丘。今歸德府

陳寔過則稱已

皓淑齊名

荀君清識難

師

鍾君至德可

白

弟何太無皂

爾道為貴

長。脩德清靜。百姓以安。以沛相賦。歛違法。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皓素與淑齊名。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其母膺之姑也。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復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弟何太無皂白。不區別是非也邪。瑾以白皓。皓曰。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為貴。
綱庚寅和平元年三月。封大將軍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孫氏宗親為侍中。卿校郡守者十餘人。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奏記曰。將相

將相均體元首

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守宰。非其人者。冀不納。

莊天合曰。漢質時。奄宦擅朝。大奸用事。搢紳流毒。凡恐其餘波之及者。皆牽裳而去之。吾意穆于是時。寧為晉處士。不為莽大夫。可也。寧掛東門之冠。不嘆東市之犬。可也。寧為賣漿之隱。不為明堂之議。可也。夫何冀命一臨。懾惕以就一辟。而為郎署。再辟而參帷幄。垂首于奸雄之幕。以其富貴。曾不知君相之將危社稷之將亂。過乎不過乎。而奈何。蔡伯喈之不以為過也。羔羊之節。乃若是哉。噫。邕之卓固。穆之冀也。乃又有以蔡京之推轂而出者。又穆之見矣。

張陵敕羽林奪劍

綱辛卯元嘉元年正月朔。群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出。敕羽林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申公憲以報私恩

私恩不疑有愧色。

崔寔矯一時之枉

司馬光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奸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胡寅曰崔寔之論雖以矯枉於一時不知人主尚嚴有司承望刑辟深切必至於民無所措手足故帝王之治不聞其尚嚴也傳所謂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者非孔子之言也豈有仁人為政先致慢慢之弊又從而濟之乎五經語孟之訓未嘗有猛臯陶稱舜曰御衆以寬仲虺稱湯曰克寬克仁乾之君德曰寬以居之孔子答子張問政曰寬則得衆是則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方孝孺曰快意於一言或足以禍萬世發憤立一事或可以禍異時矯當時之失不求古今之變而輕于持論非知道者也彼崔寔者獨何人哉憤時君之柔闇則論柔闇之失可也而謂此為治者必以嚴而治以寬而亂豈理也耶周秦之效夫人所能識也定不察乎此而亟稱宣帝之賢夫宣帝苛以為明忍以為斷督責以為能高惠文景之澤竭矣譬猶服金石恣聲色之人其外雖若未衰然其中之虛壞已甚至于元帝繼之稍失其術則漢因以衰非元帝之罪也定輕信而不知道敢為異論至誣文帝以嚴致平何惑妄之甚哉漢之久而不忘者文帝之功也至于光武之時猶再榮之木其膏澤將盡矣明帝能扶植培壅

蘇洵亦崔寔之意

以未穆為冀州刺史

劉陶訟朱穆何如

之僅至少康孝安以降漸衰而亂固其理也自非仁賢若文帝承之猶恐其不揀而寔欲濟之以嚴刑峻法此欲揀將萎之木而斷其根鄙哉愚儒之論也仲長統乃從而稱之此其知與寔何異哉

李京曰烏重之已病也其功速參苓之已病也其功遲其功遲者荀子所謂無赫赫之譽而有冥冥之功者也其功速者元氣索矣不移時而敗矣西漢之亡不曰哀平曰宣帝何也其氣索也東漢之中興不曰光武曰高祖文景何也其慶綿也崔寔以孝宣優于孝文是右赫赫之譽而墮冥冥之功也是知烏重之已疾而不恤參苓之養身也然烏重雖巧于已疾而亦果于殺人良醫終不以此易彼矣蘇洵作權論以為宋之勢敝于弱今宜救之以威洵亦崔寔意也書生之言也不可用也

細癸巳永興元年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穆為刺史宦者

趙忠喪父歸葬僭為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

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請闕上書訟穆

曰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

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為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感王綱之

不振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鑿其額而涅以墨也

太學生請代
校作

繫趾結縛其足也代穆校作帝乃赦之陶又奏曰夫天之與帝帝之與

穆膺貞高絕俗

民猶頭之與足相瀕而行也陛下茂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使群

朱李中興良佐

醜刑隸芟刈小民是愚臣所以咨嗟長懷歎息者也臣聞危非仁

朱李國家柱臣

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朱穆李膺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

朱公叔可為貞孤

之良佐國家之柱臣宜還本朝挾輔王室書奏不省

汪道昆曰朱公叔兼資文武自樹忠清祿仕數十載布衣蔬食家無餘貲在冀州所辟用者皆清德長者嘗著崇厚論以刺薄絕交論以矯世其匡諫梁冀也倦倦懇懇而不能用其疏除奄宦也至於憤懣發疽而卒可為貞而孤矣然其始進不審失身於賊冀之辟安在其為賢也哉

汪道昆曰朱公叔兼資文武自樹忠清祿仕數十載布衣蔬食家無餘貲在冀州所辟用者皆清德長者嘗著崇厚論以刺薄絕交論以矯世其匡諫梁冀也倦倦懇懇而不能用其疏除奄宦也至於憤懣發疽而卒可為貞而孤矣然其始進不審失身於賊冀之辟安在其為賢也哉

乙未永壽元年秋張奐擊南匈奴左薁於六建等匈奴王破降

張奐以酒酹地

之羗豪遺金馬與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

如羊如粟

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貨為羗所患苦及奐

張奐正身潔已

正身潔已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丙申二年泰山琅琊賊公孫舉等聚眾至三萬人破壞郡縣連

以韓韶為羸長

年討之不能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司徒掾穎川韓韶為羸縣名今廢

相戒不入羸境

故城在泰安州界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界

王者爭謂不可

韶開倉賑之王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

所至以德政稱

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

穎川四長

皆嘗為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穎川四長

劉陶諫鑄錢

丁酉三年蝗或言民貧宜鑄大錢劉陶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

貨在乎民饑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欲民殷財阜要在

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遂不改錢

戊戌延熹元年十二月南匈奴烏桓鮮卑入寇以陳龜為度遼

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

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雖歿軀體無所云補西州地瘠

民貧數更寇虜屢被災荒雖含生氣實同枯朽陛下以百姓為子

其可不垂撫循之恩哉牧守不良招致災害將帥不忠聚姦玩寇

使倉庫單竭功業無效宜改任牧守更選將校除并涼今年租寬

赦罪隸則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

并刺史太守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龜到職州郡震

栗省息經用歲以億計梁冀與陳龜素有隙徵還龜因上疏請誅

之不省遂不食而死以种暠為度遼將軍暠到營所先宣恩信不

服然後加討羌虜質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

羌胡皆來順服乃去烽烽除候望邊方晏然無驚

已亥二年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

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鄉將尹校五十七人冀

辜擅威柄凶恣日積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内外天子拱手不得有

所親與帝既不平之又遣客刺殺議郎邴尊帝大怒呼中常侍單

超徐璜黃門令貝瑗小黄門史左悺唐衡定議誅之冀及妻壽節

日皆自殺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棄不用而賣之合三十餘

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封單超

徐璜等五人為縣侯世謂之五侯

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以賓客為託冀曰小人姦蠹比屋可

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

一長者而多託非人非樹所敢聞也到縣遂誅冀客數十人後還

謁冀冀鵠之出死車上崔琦作外戚箴以風冀怒琦曰管仲樂聞

幾諫之言蕭何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

反欲鉗士口救主聽使馬鹿易形乎冀殺之

崔琦作外戚箴

陳龜請除并涼租稅
种暠先宣恩信

尹起莘曰梁冀之死桓帝特以恣橫怒而殺之爾非能討有罪而正王誅也然當冀擅權之時誠有未易然者迨其既斃無復

顧慮漢朝諸人蓋亦申告于朝糾舉本初鴆毒之禍顯明大義討其不赦之罪殘害其身汙渚其官庶幾討賊之義暴白於天下而當時則弗暇也吁誠可歎哉

鑑大司農黃瓊為太尉是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迨瓊首居

公位乃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稱之瓊

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為清詔使案察冀州滂登

車攬持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賊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

奏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對曰臣聞農夫去草

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尚書不能

詰

綱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豫章今南徐穉彭城今徐姜肱汝

南今汝袁閔京兆今西韋著潁川李曇帝悉以安車以蒲裹玄纁

禮徵之皆不至穉家貧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

范滂少厲清

節

登車攬轡

慨然有澄清

天下之志

士

陳蕃薦五處

士

徐穉非力不

穉來特設一

榻

姜肱兄弟同

其德屢辟不起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性方峻

不接賓客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

死喪輒負笈赴弔穉畢留謁不見喪主而行肱與二弟仲海季江

俱以孝友著聞常同被而寢詣郡遇盜欲殺之肱兄弟爭死盜兩

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後盜還所掠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既

徵不至詔圖其形狀肱以被韜面言疾畏風工竟不得見閔安之

玄孫苦身脩節以耕學為業隱居講授曇繼母酷烈曇奉之謹

鑑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

志也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

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

遂隱身不出

綱帝既誅梁冀權勢專歸宦官五侯七貴貪縱傾動內外災異屢見

李雲露布上書

白馬縣名今廢故城在

令李雲露布不封

上書移副三府以副本

上之三

公曰夫帝者諦審也審諦

也今官位錯亂

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

杜衆傷李雲

化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怒逮雲送獄使管霸考之弘農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怒并下之獄陳蕃楊秉

沐茂上官資並上疏為請皆坐黜霸亦言雲衆狂戇不足加罪帝

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遂皆死獄中

范曄曰禮有五諫諷為上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貴在于理達言從理歸夫正曷其絞許

李雲不識失身之義

摩上以術沽成名哉李雲草茅之士不識失身之義遂乃露布帝旨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夫未信而諫

說者識其難

則以為為謗已故說者識其難馬

陳蕃任事則

帝從容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向稱

侍中面稱朕

朕違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

天子動靜以禮

冬十月客星經帝座帝密以問爰延延曰天子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辟則畧度錯違陛下以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帝封

王者酬功甄德

侯時與鄧萬世有舊契封侯引見與之對博局戲有虧尊嚴故王者賞必酬功爵必甄德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惟陛下

善人同處則聞嘉訓

下遠讒諛之人納蹇蹇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稱疾免歸

綱庚子三年春正月詔求故太尉李固後初固知不免遣子基茲爰歸鄉里姊文姬密與二兄謀豫匿爰有頃難作基茲皆死文姬

王成有古人之節

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

備卜各為異

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爰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為

文姬戒弟

酒家漚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既誅爰乃還鄉里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姊戒爰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

劉矩以禮化民

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唯引咎而已
燮謹從其誨後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綱辛丑四年夏以劉矩為大尉初矩為雍丘今開封府杞縣令以禮化民
民皆感悟自革有訟者嘗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
官不可入使之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鑑九月以大鴻臚劉寵為司空寵嘗為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

非法郡中大治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屬紹興府有五六老叟自若耶

山名在山陰縣山谷中出人齎百錢以送寵曰山谷鄙生未能識郡朝他

守時吏發求征發求取也民間至夜不絕或大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

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

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

受之

年老遭值聖明吾政何能及公言為入選一大錢

皇甫規威信

綱冬諸羌復反徵段熲下獄皇甫規上疏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

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詔以規為

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擊羌破之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已而規還督鄉里既無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官官不與交通

於是共誣規貨賂群羌令其文降璽書誚讓規上疏自訟若臣以

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

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

何罪之有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徐璜左悺從規求貨

規終不答璜等陷以前事下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不聽遂論

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綱癸卯六年十月上校獵廣成苑名在汝州遂至上林苑陳蕃上疏諫

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况今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

陳蕃諫校獵

陳蕃言三空

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且時當種麥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省

綱宋穆疾宦官恣橫上疏言其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詆毀之穆素剛憤懣發疽卒

綱甲辰七年春二月邠鄉侯黃瓊卒謚曰忠四方名士會其葬者六七千人初瓊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往弔進酌哀哭而去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於是選能言者陳留茅容輕騎追及為沽酒市肉穉為飲食容問國家事穉不荅更問稼穡穉乃荅之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孺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不然孺子之為人清潔高廉

及貴絕不復交

問國家事不答

孺子知季偉

之賢

孺子其愚不

可及

符融一見嗟

異

符融薦郭泰

于李膺

華夏鮮見其

儔

李郭仙舟

避雨危坐

茅容殺雞食

母

草蔬與客同

飯

一榻一舟之

同

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為季偉飲食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荅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

鑑郭泰博學善談論初遊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相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其聰識通朗高雅容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遂與為友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膺唯與泰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焉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周遊郡國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容獨危坐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食母餘半皮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鄉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鄉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

丁奉曰東漢之黨蓋君子以同道為朋也然陳蕃李膺知進不知退徐穉郭泰知退不知進是不同道矣而何一榻之情一舟

二子有退無進

之誼若是其同乎釋之言曰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泰之言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矣此二子所以有退無進而得免於黨禍也吾怪釋於下榻之時何不以此言諫蕃泰於同舟之際亦何不以此言諫膺而卒使蕃膺輕生嗜進以陷大僂耶或釋泰之失諫則於知已而廢切諫之責或蕃膺之拒諫則於至友而棄同心之言是奚取乎一舟一榻之誇高也

劉有光曰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當大將軍冀鉗士口蔽主聽時舉朝莫何太尉瓊獨維持其間而李元禮范孟博陳仲舉諸君子繩引而起大都以其悃欸之思濟其憤俗矯世之念于是或以鉤黨而竄田里或以囊頭而繫廷尉或以駢首喪氣而就戮或以望門投止而不免獨郭林宗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浩浩焉汪汪焉與不可測既不為離世異俗之亢又不為附景和響之詭而以天年獲終噫諸君子者所謂秀于林出于岸者也林宗其猶入于汚泥之中而脫于器埃之外者乎令諸君子胥若林宗也庶幾哉鴻涯之遐跡巢許之絕軌清議流而身名全矣噫彼有道者又不若徐孺子申屠蟠之為高也

鑑孟敏客居太原荷甕墮地不顧而去泰見而問其意對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泰知其德性因勸令遊學遂知名當世或問范滂

郭林宗何如人

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二子不負林宗之知

王肯堂曰林宗之識茅容也以避雨其得孟敏也以墮甕夫避雨危坐倏爾也墮甕不顧瑣物也林宗何以是知二子而二子亦何以不負林宗之知蓋二子安于所忽而林宗亦于所忽者觀之也夫人之時地有見有不見之異故人情有戒與不戒之殊方其修飾于所戒也則猥瑣可使為堯禹迨其不戒也則朝伯夷而暮盜跖者有之去周孔而入共兜者有之璞朴軀旦之辨孰識其真哉黃允矯情于俊及之間使非易婦敗露則荀李之徒終身以為賢華歆揮金于管寧之室苟非晚節從操則遼東之帽歆亦有焉甚哉忽之可以觀人也

綱泰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夫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

徐穉書戒郭泰

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泰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為師表濟陰黃允以雋才知名泰見而謂曰卿

謹拜斯言以為師表黃允雋才知名

高才絕人足成偉器然當深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司徒袁隗欲

得婿如是足

二子豪傑自置

為從女求姻見允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妻請大會宗親數允隱匿而去允與漢中府名屬晉文經恃其才智徵辟不就託言療病京師公卿大夫問疾郎吏雜坐其門三公辟召輒以訪之符融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後並以罪廢

范曄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沈阻難徵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享時晦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墨孟之徒不能絕
仇香至行純嘿

鑑陳留縣名屬開封府仇香至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為蒲亭在陳留長以禁盜賊者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到元家

為陳人倫孝行
陳元不罰而化

為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為孝子考城縣名屬歸德府令王奐署香為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

鷹鷂不若鸞鳳

鷹鷂喻刑罰之志耶香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喻教化故不為也奐曰

枳棘非鸞鳳所集

枳棘似小棗叢生者之林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俸

百里非大賢之路

資香使入太學郭泰符融齎刺謁之因留宿明日泰拜之曰君泰

郭符齎刺留宿

之師非泰之友也

泰師非泰友
教化民之趨向

焦竑曰教化者民之趨向教化者而姦邪止者趨向定也教化廢而姦邪洶洶刑罰不能勝者趨向失也吾無塞其波流而尋其源本畧其誅伐而示其趨向一切嚴威慘嗽之用棄置弗行而惟其戒喻者勸導者儆懼而休嘉者則日勤無敢怠彼悖逆之夫安知良心善性不感觸覺悟而日以興起乎上無追捕之勞下無痛楚之恨而已墮之孝卒返其初則導愚教陋視之發奸擿伏者大有徑庭矣故導民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風樂毆民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樂之感非鷹鷂鸞鳳之致與吾因是有以知仇香之心矣彼誠以天之生人其孝弟純朴之性無弗賦賦無論聖賢即山陬海澨至愚極陋之民孰不具焉而豈啻於陳元且亭長雖小吏乎吾幸備位于此非能勤宣教化止邪未形至今民母子不相悅大傷風俗咎在上人深愧無鸞鳳之德為斯民觀矧敢搏擊刑毆如鷹鷂之逐鳥雀耶甚哉香之為循吏也噫嘻誦斯言者安得不廩然于蒼鷹之猛而愀然於鳳德之哀

孝弟豈啻于陳元

孝弟豈啻于陳元

綱乙巳八年春正月詔李膺馮緄劉祐輸作左校宛陵羊元群罷
北海郡賊汚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亦載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
其罪元群行賂宦官膺竟反坐單超弟遷為山陽太守以罪繫獄
廷尉馮緄考致其死中官飛章誣緄以罪中常侍蘇康管霸固強
也天下良田美業州郡不敢詰大司農劉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
入之帝大怒三人俱坐輸作左校

楊秉三不惑

綱夏五月太尉楊秉卒以劉瑜為議郎秉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
不惑酒色財也秉既沒所舉賢良劉瑜上書言中官不當裂土傳
爵嬖女冗食傷生費國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促以嚴刑
民愁鬱結去入賊黨陛下又好微行近習之家賓客市買暴縱惟
陛下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矣詔問灾咎之證執
政者欲令瑜依違也兩可其辭乃更策以他事瑜對愈切拜為議郎

王暢發屋伐樹

化人在德不在刑

王暢深納其言

李膺破柱

李膺獨持風裁

李膺以聲名自高登龍門

綱秋七月以陳蕃為太尉蕃讓於太常胡廣議郎王暢弛刑徒李
膺不許暢嘗為南陽太守奮厲威猛大姓有犯或使吏發屋伐樹
堙井夷竈功曹張敞諫曰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
遠用刑不如行恩求姦未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者遠化人在德
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言更崇寬政教化大行

綱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
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
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息
不敢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
紀頽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
門云

賀燦然曰士君子處世甚無樂乎其有激也激則人得以瑕疵我
而其究也且叢其禍于國何也君子小人若薰蕕蒼素然即君

君子無樂其有激

蒲鞭示辱

劉文饒善醫衰脉

聖人建天地之中禮者興福祥之本

子不為震世駭俗之行彼小人猶且思一中以逞而况又若是之皎也乎要貴乎內朗而外闡行峻而語孫使君子與我深交而無其迹而彼小人者亦無所憤怨不平於我而思中以禍獨奈何元禮諸君子之示人以峻而令身之不保也且以旦夕之命博千古之譽吾身享孤高之譽而使天下蒙慘酷之禍何為也哉高明之室鬼神且矚之則所稱龍門者固謗之階而禍之府也故君子甚無樂乎其有激也

鑑 徵東海相劉寬

字文饒

為尚書令寬歷典三郡温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治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

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丁奉曰寬嚴相濟治家治民之常道也而豈可一於寬乎劉文饒于吏民有過蒲鞭示辱似矣酷吏奸民而槩以此施之不亦長其惡耶若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以孝弟之訓則是循良善政善醫漢氏之衰脉者也

綱 丙午九年正月朔日食詔舉至孝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

策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

禍亂之源也衆禮之中昏禮為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

此誠國家大福

威明避第仕途

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皇天以象設教

以禮制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臣切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於外陰陽隔寒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

綱 以皇甫規為度遼將軍規欲求退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喪至

規越界迎之因令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遠軍營當急舉奏芳

曰威明規字欲避第仕途

退歸第宅避仕宦之途

故激發我耳吾當為朝廷愛

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

綱 夏四月河水清平原襄楷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象設教按

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

濁者屬陰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侯欲為帝也唯京房易傳曰

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

孔子書以為

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

奏不省

鑑初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今廣平府清河縣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

房植有名當

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謂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

朝天下規矩

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允隙

南北部黨人

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

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暉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

違肅清朝府於是二郡為之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王

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字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

畫諾坐嘯

天下模楷

郭泰及潁川賈彪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

仲舉不畏疆

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疆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

公卿屣履到

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賈彪

嘗為新息

今河南息縣

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

引南北行

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

欲向城南按盜賊也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殺人逆天違道遂驅

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

千數曰此賈父之所生也皆名之為賈

賈父所生
養子名之為
賈

網宛有富賈張汎恃後宮中官用勢縱橫今暉勸瑨收捕已而遇

赦瑨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建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

瓚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冤宦官因緣譖訴瑨

瓚帝大怒徵下獄有司承旨奏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張儉為

督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大起瑩冢儉舉奏覽破其冢宅籍

沒資財徐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求故汝南太守李嵩女不得遂將

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射殺之東海相黃浮收宣家屬無少長悉

經術知名當時
賈彪閉門不納

案集市於是官官訴免帝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陳蕃與司空劉茂共諫請四人罪帝不悅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而諫帝不納璿璿竟死獄中璿璿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天下惜之岑晷逃竄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遣其咎吾可容隱之乎晷竟獲免

鑑河南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捉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技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太學遊士交結諸郡

生徒互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

海內人譽

憂國忠公之

臣

陳蕃不肯平

署

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

陳寔自往請

囚

皇陶古之直

臣

范滂不祭臯

陶

北寺獄其辭所連及杜密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臯陶滂曰臯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眾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

尹起莘曰當否塞之時君子括囊遠遁猶懼不免乃以一篋之微力障頽波橫流之衝雖復明目張膽延頸就戮夫復何益

立濬曰嗚呼朋黨之禍始於言語之微而馴致於禍害之大不徒禍其一身一家而且延及于天下之廣一世善類於是殄瘁

國家元氣於是消蝕遂使後世權奸欲盡除善類以傾人天下

世矣噫後之士夫尚鑒諸此而以口舌為戒

西川豪傑

鑑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川

豪傑耻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

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

坐之朝廷知而不問

丁奉曰皇甫威明自謂西川豪傑其真豪傑矣乎自薦以平羗虜忠且勇也對策而刺梁冀剛且直也舉張魚以代已職辭且讓也史稱其功成於戎狄而身全於邦家良有以夫

李杜名行相次

綱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嘗為北海相行春到

時人謂之李杜

高密見鄭玄為鄉嗇夫知其異器即署郡職遣就學卒成大儒去

鄭玄率成大儒

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

劉勝閉門掃軌

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請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

劉勝自同寒蟬

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

杜密劉勝人品何如

自同寒蟬寂寞無聲也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違之違道失

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

昱慚服待之彌厚

綱以竇武為城門校尉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

子衣食裁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旬施貧民由是衆譽歸之

賈彪說竇武

鑑丁未永康元年陳蕃既免朝廷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

竇武申救黨人

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等

稷高伊呂之佐

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近者奸臣牢脩造設

霍諝亦為表請

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

數驗膺等誠陛下稷高伊呂之佐而虐為奸臣賊子之所誣枉惟

陛下留神澄省書奏霍諝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

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桎梏加於頭及手足也暴於陛下甫以次辨

語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唇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有言見善如

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

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脩善身陷大戮身

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山在山西平陽府蒲州東南上不負皇天下不愧

范滂不愧夷齊

夷齊甫斃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引宦官子弟宦

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放歸田

里書名三府禁錮禁止錮塞不使進用也終身

趙弼曰一時黨人互相標榜以高亢一世議論激切固未合於中道然皆懷疾惡之心不忍小人之明奸蠹政以傾覆國家相與肆為高論以扶持世道原其本心非盡私邪也人君聞其言而反之已其於君身國政未必無補奈何信任小人之言一切以為誹謗真之於法而又禁錮其終身使人鬱結而不得自伸是豈有道之世哉况所禁錮者又皆世所謂賢人君子者乎
劉朝箴曰人生天壤間孰重於君臣之義哉即有捐生以殉義者孰更大於殉君臣之義哉舍是而危言激論踰躡于世以取重禍乃號於人曰我即死能不愧於古先節義者流則君子必竊竊然非之何也死義死名蓋不可同年語也夷齊當武王之誓眾伐殷也馬前數語令君臣大義瞭然如揭日月而行天迄今誦其西山采薇神農虞夏忽焉沒兮之歌今人冷然竦其毛骨想見其勁節義驟究與首陽齊高滂之論死不過坐黨人禍耳黨禍非君義之義死黨禍非殉君臣之義徒爾嗟枯吹生互相標榜立甚高之名激群小之愠死何益哉即埋于首山之側果能不愧夷齊否耶夷齊有知且羞其玷此山色不容于其側

數君子可以無愧

矣必也如嵇侍中張睢陽顏常山文山數君子者庶幾哉可以無愧

往候霍諤而不謝叔向不見祁奚

鑑范滂往候霍諤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左傳襄二十一年晉之執政范宣子殺欒盈之黨叔虎與馬宣子并囚叔向祁奚聞之見宣子曰鯀殛而禹興奈何

以虎而棄社稷宣子說以言諸平公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注言祁奚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不告謝祁奚即往朝君

明不為已也 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

殷陶黃穆侍衛於滂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

史弼獨無所上何治而得獨無

鑑初詔書下舉鉤也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惟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州郡髡答掾史從事坐傳舍責曰

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

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五郡自有

平原自無

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

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稍有死而已。所不能也。

平原之士有二天

黃鳳翔曰大禍燎原豈直懦夫奪魄而亦慙士身危弼乃奮不顧身保全善類其志節彪炳豈曰易能然英雄豪傑不以唇吻違鋒刃不以抗直犯危機徐徐焉善為之謀以撲其方炎之蹤使忠良無恙而吾亦罔蹈不測之憂斯萬全之策也顧計不出此而以口舌抗方張之勢欲使一境之士高卧無虞吾身之重一擲莫悔則雖終免于禍是猶撩虺蜴之頭以俾無毒揖虎狼之前而冀其嘉有禮也其不辱身以其黨禍詎不幸哉嗚呼昏庸尸位闕監煽虐此正炎鼎中葉之秋氛妖猖獗之會也霜松雪栢山停嶽立者曾幾何人弼能不為完軀保妻子之計以阿附奸權誣擠善類而平原之士亦有以二天之矣弼其可少乎哉

鑑十二月丁丑帝崩竇太后臨朝城門校尉竇武定策禁中迎河

間孝王曾孫宏立之時年十二矣葬宣陵在河南府東北

爰延誘掖之言

胡寅曰桓帝所厚者中官所悅者女寵惟此兩途耳爰延中主之對謂帝可與為善者亦誘掖之言耳陳蕃雖嘗為尚書忠言屢進十不納一中常侍黃門放縱自如安得言陳蕃任事則治也

孝靈皇帝

諱宏之字曰大肅宗玄孫解瀆亭侯萇之子也桓帝無子竇太后立之在位二十二年而崩壽三十四葬文陵按謚法亂而不損曰靈○是時宦官之禍毒流縉紳忠臣義士駢首就戮不免召外兵以除內難於是虺蜴雖

除而虎狼入室矣

鑑戊申建寧元年以竇武陳蕃胡廣參錄尚書事

綱六月錄定策功封竇武為聞喜侯涿郡盧植說武曰足下建立

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夫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

鑑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

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

皆列於朝廷與其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

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蕃武疾之嘗

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

盧植剛毅有大節侍講未嘗轉盼

陳竇同心獎王室

延頸想望太平

大喜推席而起

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况今石顯數十輩乎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曹節召尚書督使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捕收武等武不受詔執蕃送北寺獄殺之時張奐徵還節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使奐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出與奐合圍武武自殺奐首雒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遷皇太后於南宮於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

綱議郎巴肅始同謀誅節等事泄坐收肅自載詣縣縣令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遂被誅蕃友朱震收葬蕃屍匿其子逸事覺繫獄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掾胡騰殞歛武屍行喪亦坐禁錮武孫轉年二歲詐以為

張奐辭封

已子與令史張敞共匿之亦得免張奐遷大司農封侯奐深病為節等所賣固辭不受

二人忠有餘而謀不足竇武幾事不密張奐北州人豪陳竇八失

楊時曰曹節王甫竊弄神器固天下所同疾竇武以至親操重柄招延耆德相與協謀勦除姦凶其勢易矣然而身敗功頽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武不能乘機決策收為已用乃逢回達旦使逆賊得以欺奐而使之豈不惜哉

胡寅曰陳蕃位上公竇武本兵柄同心協力請治閹尹而不能勝何也武貪援立之功一家四侯其失一也雖徵賢才列於朝廷而司隸校尉河南尹未有署置二失也中官罪惡顯著者可廢可除自餘慰安之訛不畏服欲悉去之三失也太後猶豫未忍此事機也宜及時建白請御殿閉宮省門衛迅速掩捕武曾不決四失也既收鄭蠡不即行刑尚送北寺獄五失也曹節王甫是為元惡必待鄭蠡詞連然後奏收六失也外廷新立內監膠固既與為敵乃使人納奏已出府宿七失也兵柄在手素不為備事已敗露乃始召兵八失也至於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拔刃入尚書門欲何為耶以此觀之蕃公忠而短於才術武無足稱矣

綱已酉二年夏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雷電詔公卿言事張

劉寵斷斷守善

與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
 青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
 禮不接宜思大義顧復之報上深嘉其言而為宦者所制不得從
 郎中謝弼上封事曰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
 面目以見天下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劉寵斷斷守善
 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可因災異並皆罷黜左右惡之以他罪收弼
 掠死於獄光祿勳楊賜曰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
 虵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皇甫之權割艷
 妻之愛則虵變可消禎祥立應賜秉之子也訂義 詩小雅十月之
 又云艷妻煽方處朱子傳皇甫位卑而權重豔妻即褒姒也言小
 人用事而嬖妾蠱惑王心以為之主也

綱秋七月段熲大破東羌平之封熲為新豐侯

司馬光曰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
 同耳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

君子不與紀明之功

三君一世所宗

俊顧及厨

鑑已酉二年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
 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
 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
 與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勲巴肅宗慈夏馥
 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暉范
 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引人追宗也仰者也
 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母音貫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
 以財救人者也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
 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
 並素佞邪為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

李膺事不辭

景毅慨然表

李膺鼓動流

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刊章捕儉等。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相舉群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

范曄曰。李膺振拔汗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權。立庶尚。以振貴勢。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慨。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丘濬曰。天生才以遺人。君與之共持世道。人君不知所重。不惟不能用其人。而反有以害其人才。不知自重。不惟不能遏

其亂而反。有以致其亂。皆非上天之意也。然則為黨人。計當如何。曰。未用則明道。俾義以待。時勢之可為。而不是已。非人以招禍。既用則積誠。深計以冀機括之可移。而不淺謀。輕舉以速亂。

汝南督郵官名吳道受詔捕范滂。至征羗縣名今廢。抱詔書。閉傳舍。伏

抱詔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為。

李杜齊名

范滂遺教顧

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病也。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爾。泰雖好臧否人物。

郭泰不為危言激論

張儉望門投止

伯玉耻獨為君子

足下如何專取仁義

明廷載半去

而不為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

張儉亡命因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

萊止李篤家外黃縣名今廢故城在杞縣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

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曰

遽伯玉耻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

半去矣欽嘆息而去篤導儉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

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

鑑儉與魯國今兗州府曲阜縣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八匿

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

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

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魚列反上讞奏議罪也之詔書竟

坐褒及黨釋儉乃還鄉里後為衛尉卒年八十四夏馥聞張儉

孔褒一門爭死

夏馥前髮變形

亡命歎曰孽自已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

自翦髮變形入林慮音閭山名山中隱姓名為治家傭人無知者黨禁

未解而卒

范曄曰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季布逃亡朱家其罪而張儉見怒時王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為之主

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埋江河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

方孝孺曰甚矣習俗之易以移人也人情愛生而惡死者莫婦人若也而習俗亦有以移之不亦異乎物張儉之投止也孔融

不告其母可也然猶可言也其母亦欲自當其辜則無謂矣豈非習俗如此故雖婦人亦以輕生為尚耶萬一朝廷竟坐其母則

二子將何以立於世而或皆賜之死則亡身及親之罪又何以自解於天下哉

綱素閱少有操行以耕學為業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

第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

權此即晉之三卻矣訂義卻郤華郤錡郤至皆春秋晉卿也厲公嬖

此即晉之三卻

六五三五同

素閱土室

備嘗公室後昏童與夷羊五攻殺三郤暴其尸於朝及黨事起閱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忍去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母思閱時往就視母

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

太學爭慕其風

鑑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屈節下之太學生爭慕

申屠蟠獨歎

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

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徐醉反謂掃竹也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

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徐浪反今徐州碭山縣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二

絕迹梁碭之間

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

超然免于評

論司馬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適或不免黨人

郭泰明哲保身

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

申屠蟠見幾

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

泰嗒卓乎不可及

黃道月曰禹臯出則巢由可洗耳周召出則夷齊可首陽鄧賈出則子陵可桐江故朝堂之上有人憂其憂而後江湖之間有人

申屠蟠可謂高士

樂其樂脫使天下無一人負荷無一人收拾而必欲蟬蛻龜伏而遊方外槁體灰心而博萬世輕富貴之名吾知宇宙如彼其廣蒼生如彼其衆竟付之誰氏子也黨錮獄起李膺范滂輩盡三木囊頭血污賊臣之手而蟠獨先去以滅迹超然得免於評論哲哉蟠也可謂高士矣彼視膺滂諸人不啻鸞鳳視腐鼠矣噫蟠亦漢臣子也彼黨錮諸賢為誰而死耶死漢也為漢而死不可以死耶死而寒奸邪之膽壯忠良之氣即不免於評論不得死所耶又何害於超然耶故諸賢不死則天常不扶人紀不振而亂臣賊子將比肩接踵各逞其無忌憚之為申屠蟠不去則清風不揚孤節不淬而貪夫利徒且抵掌哆口而誦天下無清修之士是有諸賢之烈所以顯蟠之高也有蟠之高益以成諸賢之烈也奈之何而可軒輊為哉特諸君子不宜過為矯激

馬耳

綱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耻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是故多所全宥

陳寔獨弔

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直須見得分明

黃幹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爲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為歟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為法使東漢善類盡為宦官所殺此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

禮有煩而不可省
聖人制禮專于廟享

胡廣周流四公

萬事不理問伯始

胡廣中庸大臣為國柱石

大臣以安國家定社稷為任

綱壬子熹平元年春正月帝謁原陵司徒掾蔡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捐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

胡寅曰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故聖人制禮專於廟享而不祭於墓其於理義精矣明帝之舉蔡邕之議豈其不考於此而失之與

鑑三月太傅胡廣薨年八十二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

禮任極優所辟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成並為三司練達故事

明解朝章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然

溫柔謹愨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

游九言曰大臣為國柱石處天下危疑之際當以安國家定社稷為己任盡忠竭力生死以之可也若胡廣者歷事六帝周流四公眷倚最重而乃依阿取容於權臣宦豎之間無所正救甚者定策大義亦曲從梁冀將焉用彼相哉

李京曰兩漢之亡人皆曰莽與卓耳予則以為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二人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

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係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兇暴以結禍胎其為賊害寧直莽卓之比夫求始元延之間天災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所致為禹者宜開陳切劘而列廷辨劄當帝虛懷訪決之時反以罕言命不語性為辭致使群奸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于新都橫不可遏斯可罪也逮至順桓之際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方梁冀席勢外戚貪戾當國既弒質帝議立嗣君為廣計者正宜中立如石介然不回率趙戒之徒同李杜所守擁立清河胡不可者反附賊冀首鼠畏懦竟使清河廢死蠡吾為梗又且結黨錮之獄成奄寺之禍至于董卓赫赫漢室化為當塗廣罪可勝誅哉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禹廣能無愧也者夫當完安之時則務小忠立細行及危亡之際則甘心結舌陰拱觀變若以出不越境言偽而辨之法論之則弒君之惡兩觀之詐寧能免乎

綱六月皇太后竇氏崩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不可於是發

窆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拊詔公卿大會朝堂議

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訂義椒味辛有毒擣以自隨者明諫不聽則以椒塞

口而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上疏諫曰

長樂稱制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

李咸擣椒自隨

立石經于大學門外

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從之

鑑乙卯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

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

綱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

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不得交互為官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

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伏見幽冀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

闕職經時吏民延屬而三府選舉云避三五十一州省禁當取二

州而已又二州之士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兩州縣空萬里蕭條

無所管繫昔韓安國起自途中安國坐法抵罪已而拜梁內史朱買臣出於幽賤

買臣家貧好讀書賣薪自給後為九卿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五繫以未

制乎臣願蠲除近禁不從

司馬光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良而任之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附法制不煩而天下

煩明王法制不煩

大治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閔文不賞為姦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矣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丞民而朝廷方守三五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而深可為戒哉

鑑丙辰五年永昌府名屬雲南道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著年淵

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

塗泥災異水旱皆由於斯帝省奏大怒即詔收鸞下獄掠殺之於

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

及五屬五服內之親也

綱丁巳六年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桓帝陵也孝子者數十人詔皆

除太子舍人蔡邕上疏曰宣陵孝子虛偽小人本非骨肉群聚山

陵假名稱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

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

書奏詔改為丞尉

曹鸞申理黨人

宣陵孝子

李京曰天下之亂曷嘗有不釀而自成者哉當漢建平間關中士民無故而訛言者以百數至相與行籌逐精騎什伍拆關越垣而歷郡國數十是時天子不能禁未幾而符命偽陳羽翼環鏡頌安漢公功德者亡慮數百千萬人而漢室新矣乃靈帝之世有聚為宣陵孝子者至三十三人此何說焉上不祇懼亂階丞禁緝之則已又盡官之舍人以輔從青宮者此又何說焉夫人主父母黔黎則號為赤子者徧天下若以孝子稱則國之繼統自有家君非斯人所宜詐也無論天子即編列之戶有無故稱若子而闕其室者其子有不忿然爭之乎矧厚其貲而進之也此漢事非矣黃巾之亂鳩徒聚方鴈行頓刃者幾海內則宣陵之詐起之也故漢之不競可見于此無待銅駝荆棘瞻鳥爰止而後定也

蔡邕諫擊鮮卑

綱秋八月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請徵幽州郡兵出塞

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蔡邕議曰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

也中國之困胞背之癩音標疽音睢天設山河以別內外苟無虞

國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蝗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今乃欲以齊民易

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

遣育出高柳曼出雲中各將萬騎出塞二千餘里三部大人各率

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訂義

節以竹為之柄長三尺以旄牛尾為其尾三重古者節長尺二

寸秦漢以下改為旌籜之形後世漸長數尺節操也謂持節者必盡人臣之節操傳以木為之長尺五寸書符其上又以一板偕封以御史印章輜重各將數十騎犇還徵下獄贖為庶人

綱冬十月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破之苞到官遣使迎母道

經柳城縣名今廢故城在永平府西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劫質苞母載以

擊郡苞出戰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不圖為

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

以塞罪母遥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

戰破賊其母為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

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嘔血而死

趙苞棄母全城

義不得顧私恩

徐庶於此得之

程頤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戰哉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蓋得之矣

義者合道而
宜人

方孝孺曰苞善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君固有重於親者親亦有重於君者使守一城而君在焉城存則君存城亡則君亡寇雖劫母以脅降吾盡死以存君可也苞之所守者漢之君恃此以為存亡乎抑土地而已乎如土地而已固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况善於謀者未必失君之土地乎彼鮮卑者衆多而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誘其質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皆財耳能出數十萬賂之而以母為請彼樂得吾之利未必不從者也苟利未足盈其心則求而進之彼雖得吾城吾徐以計攻之未有不勝者也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乎雖可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况一城乎義者合乎道而宜乎人心之謂也不可以固而不知變也棄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郡其非義則一然不若棄母之愈甚也權其輕重使合乎宜上不失親次不失職惟達於義者能之惜乎苞之不足以及此也

戊午光和元年二月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耻與列焉

夏四月地震侍中寺雌雞化為雄六月有黑風墮温德殿庭中秋七月青虹見玉堂殿庭中上以災異詔問消復之術光祿大夫

天子見怪則
脩德

楊賜對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天之氣勤不已故屢出妖變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婕妤譖譖驕溢門史霍玉依阻為姦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將為國患宜高隄防明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雒陽獄棄市中常侍呂彊怒邕無罪力為伸請詔減死與家屬髡徙朔方璜女夫陽球遣客刺邕客感其義反以其情告之得免

天子宜弘大務

開邸賣官

寡欲帝王盛德

綱冬十月廢皇后宋氏幽殺之。是月晦日食。尚書盧植上言。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宥。宋后家屬無辜。不得歛葬。宜敕收拾。以安遊魂。郡守刺史。一月數遷。縱不九載。可滿三載。請謁希束。一宜禁塞。選舉之事。責成主者。天子無私。宜弘大務。蠲畧細微。不省。鑑是歲初開西邸。賣官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或請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初帝為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

胡寅曰。寡欲無求者。帝王之盛德也。天子寡欲無求。則公卿化之。不敢好貨。以犯重侯多藏之惡。公卿寡欲無求。則大夫士化之。不敢營利。以取竊賄為盜之罪。而朝廷清政事治矣。惟上下交征而無厭足也。於是開私門廢公道。政不秉官。失德財聚於

上而奢費無度。人怨於下。而誅求不止。雖危亡在前。寡尊在後。為欲所蔽。終不悟也。靈帝崇積私帑。亦云富矣。曾不五年。散於大盜。西園難據。而文陵莫齊。其為來世人主之監。豈不厚乎。

虞舜比德唐堯

卿真楊震子

孫

死後復致大鳥矣

綱帝嘗問侍中楊奇震曾孫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疆項直。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

綱己未二年夏四月。宦者王甫伏誅。段熲有罪自殺。南節等姦虐弄權。頗以輸貨得太尉。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為卿校牧官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養子吉為沛相。尤殘酷。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權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之。球奏甫頰等罪惡。悉送洛陽獄。及甫子萌吉。自臨考之。五毒備極。父子悉死杖下。頰亦自殺。乃僵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

南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地名未詳處所

綱封中常侍呂彊為都鄉侯不受。因上疏曰：「宦官不當妄授茅土。」

蔡邕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令群邪陷之，刑罪今群

臣皆以邕為戒。臣知朝廷不復聞忠言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人。

鑑庚申三年，作畢圭靈臺苑。在洛陽縣城西司徒楊賜秉之諫，上以問侍

中任芝、樂松，對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四十里，人

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為之。

胡寅曰：天下之理至五經語孟亦可謂正矣。堯舜為天下得人而奪國者用以為名，湯武順天格命而伐君者取以藉口。胤侯征羲和而討不附已者，資焉伊尹放太甲而欲廢其主者，託焉五就湯五就桀，非為利也。而求富貴利達者以為大人欲速其功也。致辟管叔囚蔡，降霍非為已也。而手刃同氣者以為聖人與我同志也。曰公劉好貨則措克聚斂，不知紀極曰召公闡國則窮兵遠討，無有休息曰省耕斂助不足則出錢貸民而取其息曰藏不售與滯同，則置官畜貨而自為市，依倚外患脅制人主以饜富貴而自比於仲尼之無可無不可，有父之讎忍耻不報以專寵利而自比於仲尼之無可無不可，有父之讎忍耻不報

漢作畢圭靈臺苑
昆苑
楊賜諫作苑

大人欲速其功
聖人與我同志

春秋貴息兵
六經語孟格言

放鴟梟而囚鸞鳳

駮馬御史

則曰春秋貴息兵以華夏之尊，臣服仇虜則曰文王事昆夷，遂使詆訾儒術者舉是為笑。曰五經語孟殆亦姦宄之囊橐耳。彼樂松任芝所以欺靈帝者，特弁髦土梗未足多請，至使六經語孟之格言為後世欺人取寵之資，不容不辨也。

綱壬戌五年春正月，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太尉許

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會穢，皆不敢問

而虛糾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

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帝以讓敝濟，諸

坐徵者悉拜議郎。」

鑑桓典為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駮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

止，避駮馬御史。」

鑑甲子中平元年，初鉅鹿今順德府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

平道。呪符水以療病，眾共神之。角分遣弟子周遊四方，轉相誑誘，

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

應氏三十六萬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以中常侍封諤徐奉為內應。角弟子唐周上書告之。有詔逐捕角等。角敕諸方俱起。皆著黃巾以為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帝召群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彊。對曰。黨錮之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轉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帝懼而從之。乃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角不赦。

綱三月殺中常侍呂彊。侍中何栩。郎中張鈞。時趙忠張讓等貴寵。上言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第宅擬宮室。及譖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求退。徵還宗親在州郡者。已而更共譖呂彊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

光傳。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彊。彊怒曰。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侍中何栩譏刺左右。讓誣與角為內應。殺之。郎中張鈞上書曰。十常侍宗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冤無所訴。故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鑑發天下精兵。遣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雋討潁川。今河南許州。黃巾。

嵩戰敗。會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操少機警。機。關。警。省也。有權數。權。謀。術。數也。而任俠放蕩。太尉橋玄異焉。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橋玄異曹操

非命世之才

不能濟
安之者君

名 劭靖俱有高
曹操何如人

汝南月旦評

治世能臣

許劭確論
能臣以道事
君

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訓之從子。劭也。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曹操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為人。不答。操乃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喜而去。

方孝孺曰。許劭謂曹操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昔人以為確論。余意劭畏其劫而陽為好言。以悅之耳。夫能臣者。以義處其身。以道事其君。惟以忠國家。成事功。為職。而身之禍福。用舍不與焉。如漢諸葛公。唐郭子儀。近之矣。彼曹操者。以權詐為智。以巧譎為畧。使其遇英明之主。譬如彭越之歸漢。李密之降唐。亦終為誅滅。而後已。何以為能臣於治世哉。盧璘曰。劭之時。何時哉。鉤黨之獄。方解。讒人之喙。甫息。士君子噤口結舌。陰拱以避宵人之鋒。尚恐餘毒之波及何事。曉曉然品評鄉閭。臧否人物。此向者黨人標榜譏議之故態也。尤而效之。其不賈怨梯禍者鮮矣。夫人情稱以賢善。則忻然喜。斥以惡不肖。則怫然怒。劭之所評。能無善惡。賢不肖之異乎。一聞惡不肖之名。寧堪之乎。怨嫉忿戾。傾陷中傷。所必至之勢也。劭胡不引范李前事。以觀之前車。敗矣。而麟麟後至者。尤尋其轍。前車覆矣。而泥泥上流者。乃不戒其柁楫。則不仆車斃馬。淪胥以溺者。特幸耳。

邪正猶冰炭

賈父來晚

綱朱雋護軍司馬傅燮上疏曰。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邪正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若不詳察。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秦白起至杜郵賜劍。趙忠惡之。燮功當封。忠譖之。帝猶識燮言不之罪。然亦竟不封。

綱以賈琮為交趾刺史。交趾多珍貨。前刺史無清行。故吏民作亂。琮到部。各使安其資業。蠲徭役。誅渠帥。選良吏。百姓以安。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能飯。

鑑盧植破張角。毋當拔之。宦官誣植抵罪。詔皇甫嵩討角。嵩與角弟梁戰。大破之。斬梁。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以嵩為車騎將軍。領冀州牧。

蓋勳不報蘇正和之仇

蓋勳不見正和

吾為使君謀

蓋長史賢人

兵有形同勢異

綱初武威太守倚恃權貴恣行貪暴涼州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

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自解訪於漢陽長史蓋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因此報之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

乃諫鵠曰夫紕也食也鷹隼欲其驚音至擊殺鳥也也驚而亨音烹之將何

用哉鵠乃止正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使君謀非為正和也

怨之如初後勳為羗所敗身被三創堅坐不動羗滇吾以身扞衆

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為負天勳仰罵之滇吾下馬與勳勳不

肯上群羗服勳義勇送還漢陽今鞏昌府秦州

綱朱雋擊南陽黃巾連破之時黃巾餘黨更以趙弘為帥衆十餘

萬據宛城雋鳴鼓攻西南自將精卒掩東北乘城而入賊帥韓忠

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雋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

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

降無以勸善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追破之於是黃巾破散

綱乙丑二年二月南宮雲臺災張讓趙忠說帝歛天下田畝十錢

以脩宮室鑄銅人樂安今山東武定州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畝

而錄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門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

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內倖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

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解釋得免歸田里康續之孫

也

綱崔烈因傅母宮中阿保者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帝顧謂親

幸者曰悔不小靳居近反固惜也可至千萬

綱時涼州兵亂不解徵發役賦無已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

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今牧御

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為宰相不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

州

傅燮諫棄涼州

崔烈入錢為司徒

傅燮諫棄涼州

州

萬里之士若使左社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帝從之

孫堅救董卓三罪

綱張温使董卓討羗卓糧絕乃於所度水中偽立堰以捕魚而潛從堰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温以詔書召卓良久乃至温責讓之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請温陳軍法斬之温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卓輕上無禮一罪也沮軍疑衆二罪也受任無功應召稽留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斬以成功者今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温不忍發

傅燮正色拒趙忠傳燮不求私賞

綱丙寅三年二月帝使宦者趙忠論討黃巾功傅燮有功未封忠遣第廷謂燮曰傅南容燮字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恨然

憚其名不敢害出為漢陽太守

主簿吾吾之程嬰

綱丁卯四年二月涼州賊韓遂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傅燮子幹年十三言於燮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還鄉里燮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守節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人之祿又欲避其難乎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訂義晉景公時屠岸賈滅趙氏朔有遺腹子屠岸賈索之朔客

公孫杵臼取他人嬰兒匿山中朔友程嬰謬謂諸將殺杵臼與孤兒其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韓厥言於景公復立趙武即孤兒也遂攻岸賈滅之狄道縣名屬臨洮府人王國使人說燮為屬帥燮按劍叱之遂進兵戰歿謚曰壯節

陳寔平心率物陳寔表正卿問不為陳君所知

綱前太丘長陳寔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群僚畢賀輒歎寔大位未

登愧於先之

范曄曰漢自中世以後闢整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為高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叶呼之矣故其政彌昏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群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振於上而風俗清於下也

陳先生進退可度

綱戊辰五年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宜置牧伯選清重名臣

以居其任朝廷從之議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居位以焉

為益州牧劉虞為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虞嘗為幽州刺史民

夷懷其恩信故用之焉入蜀徙治縣竹務行寬惠以收人心

綱冬十月講武平樂觀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帝欲厭之乃

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

而還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

不觀示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殺敵為果毅祇黷武耳

講武如是何如

漢講武平樂觀

民夷懷其恩信

劉焉務行寬

群臣初無是言

帝曰善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也勳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

於左右耳與紹謀共誅壁倖蹇碩懼出勳為京兆尹

綱己巳六年二月涼州賊王國圍陳倉以皇甫嵩為左將軍討之

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陳倉雖小城守固備

未易可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眾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

也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疲敝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窮寇易

迫歸眾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

所擊疲師非歸眾也國眾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

獨進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慚恨由是與嵩有隙

綱四月帝崩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四何太后臨朝封皇弟協為

陳留王宦官蹇碩欲誅大將軍何進而立協中常侍郭勝進同郡

人以告進進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

皇甫嵩避銳擊袁

范曄曰靈帝負乘委體宦孽微亡備兆小雅盡缺麋鹿霜露遂棲宮衛

賀善曰靈帝信宦豎殺忠賢當時變異有終綱目所無者帝亦可以知變矣方且作畢圭作列肆起四百尺觀造萬金堂鑄銅人土木盛興不知社稷之將覆人有恒言曰桓靈靈又甚於桓也

天贊之時不可失

掩目捕雀

鼓洪爐燎毛髮

綱秋七月。中軍校尉袁紹說何進悉誅諸宦官。謂將軍兄弟並領勁兵。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太后不聽。紹等又為畫策。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功必不成。進不聽。

鑑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禍。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

止沸莫若去薪

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何進召董卓。使將兵詣京師。卓即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灘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鍾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奸穢。太后猶不從。中常侍張珪詐以太后詔。召進。斬進於嘉德殿前。袁紹及何苗聞進被害。乃引兵屯朱雀關下。捕得趙忠等。及諸宦者。皆殺之。凡二千餘人。進兵攻省內。張讓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出穀門。讓等投河而死。

范曄曰。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之威。外迎群英。乘風之勢。卒而事敗。奄監身死。功頽為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于泓也。

鑑帝獨乘一馬。從雒舍南行。董卓聞帝在北。迎於北芒。山名在河南府城北。阪下。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無所遺失。卓大喜。以

王為賢有廢立之意遂脅太后廢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因弒太后

董卓擢用名士

三日周歷三臺

申屠蟠不為董卓所屈申屠蟠無愧處士

鑑董卓率諸公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子孫伍瓊說卓矯桓帝之政擢用天下名士卓從之於是徵處士荀爽申屠蟠等就拜爽平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獨蟠不起**綱**蔡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為侍中

尹起莘曰申屠蟠見幾而作獨免黨錮之禍至是又不為董卓所屈異乎荀爽諸人若蟠者真無愧於處士之名矣

鑑董卓拜袁紹渤海太守袁術出奔南陽曹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

鑑綱二十一卷終

